



城市的海绵

CHENG SHI DE HAI MIAN

红孩◎著

红孩的小说是乡土的，也是地域的，其典型特征是他所在的北京郊区。它不同于城市，也不同于农村，但它却以鲜明的地理特性而存在。



城市的海绵

CHENG SHI DE HAI MIAN

红孩◎著

红孩的小说是乡土的，也是地域的，其典型特征是他所在的北京郊区。它不同于城市，也不同于农村，但它却以鲜明的地理特性而存在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城市的海绵 / 红孩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14. 1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-7-5468-0666-2

I. ①城… II. ①红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08470号

城市的海绵

红孩 著

出版人: 吉西平

责任编辑: 靳莉

封面设计: 三合公社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网址: www.dhlapub.com

投稿邮箱 tougao@dhlapub.com 编务信箱 gy@dhlapub.com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3 000

ISBN 978-7-5468-0666-2

定价: 2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鲁院何以成为“作家的摇篮，文学的殿堂”？

（代序）

白 描

鲁院的工作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忙碌着。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，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：学员们“来了，去了；去了，来了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一拨又一拨。时光像沙漏一样，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。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，有时也发出质疑。但最终明白，我属于他们。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，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。我把心交给他们，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。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，他们对你寄予期望，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。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、骄傲，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。这样想后，即刻释然，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。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，我的人生行囊里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，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，那就是师生的感情。每当他们即将离去，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，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，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。”“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。他们属于蓝天，属于大海，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，他们属于未来。我呢，仍将像枚陀螺一样，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。还有生命的规律，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，看不到尽头，因为他们年轻；而我，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，因为我不再年轻。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，而后，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。但是，我仍要为他们祝福，我的祝福直达永远。”

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，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。

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，但在学员眼里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、官名，那就是“鲁院”，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，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，同时，我们还是一条纽带，一座桥梁，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。鲁院工作无小事，高研班工作无小事，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，从教学，到管理，到服务，从院长、老师，到做饭的大师傅、打扫房间的服务员，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，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，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，还会感恩党和政府，相反，哪个环节出问题，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想法，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。我们举办的“80后”作家班、网络作家班、少数民族作家班，都印证了这一点。

每一届高研班，每一个培训班，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，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，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，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，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？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？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？客观讲，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，学习方法和技巧，在这些方面，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，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，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，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，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，这就是人格建设，是为何写、为谁写、写什么、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。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，当然，不是生硬地灌输，而要以一种“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”的方式来进行。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，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，不是高台教化，而是客观介绍情况，交流认识和看法，学员们很容易接受，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、本民族立场，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，现在却能站在全局，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、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。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，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，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，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，自觉走向主流文化、主流文学。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，做正派人，写正道作品；面对文学事业，要有大视野、大胸怀、大境界、最好还有大手笔；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：大众意识、祖国意识、使命意识、经典意识。——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

最主要的东西。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，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，那只能培养出写手，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。

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：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、20世纪80年代、21世纪高研班，也就是现在。2007年底，中央电视台“艺术人生”栏目拍摄“鲁七”片子时，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，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，可是一直到今天，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。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。“传承、创造、担当、超越”，鲁院的校训，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，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。

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“恰同学芳华”丛书，这是件好事，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，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，可一窥概貌。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，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，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，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。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、鲁院二十期之际，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，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，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，摘要修改，代为序。

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）

C 目录 Contents

大先生	001
花王	012
小木梳	023
传达室	033
殷实人家	050
饶你不死	061
城市的海绵	074
新闻调查	100
等待	119
爱情往事	127
冷锅热油	167
今夜，我为你梳头	178
我的美丽南方女孩	185
躲在门柱后面的姑娘	191
编 后	195

大先生

大先生在家排行本是老二。人们所以叫他大先生，是因为他在村里属于非常有学问的人。大先生的学问体现在两处，一是民俗，二是中医。打我记事时，就时常听村里人说，找大先生去。就是说，大先生是个能了事的人。我想到三国里东吴一旦遇到解不开的问题，吴主自然会想到先帝所说的外事不决找周瑜，内事不决找张昭的遗训。

大先生家姓冯，跟我家不沾一点亲戚。但他跟我父亲的关系非常好，几乎隔几天就到我家坐坐，聊聊村里发生的事。父亲当村里主官的时候，曾有意请大先生当个村委会委员，让他负责民调，处理家庭纠纷一类的事。大先生听后摇摇头说，你还是请别人吧。后来我父亲又提出给他弄个医务室，他听后还是摇摇头说，把这好事留给别人吧。自从有过这两次尴尬，父亲就不再勉强让他到村里以公职的身份为人民服务了。

多年以后，父亲同我聊起大先生，我便很醒悟地对父亲说，您当初想请大先生出来，是想让他从地下转移到地上，名正言顺地做事，可遭到他的拒绝，这其中的秘密在于，大先生自有他生活的态度，他就是想做闲士，当神仙。这人哪，被人尊敬，有的在位，有的在德，有的在钱，还有的在闲。闲不是没事干，是一种无为无畏的境界。您想啊，您在村里被人尊敬，一是在位，一是在德，而大先生则在闲。对于我这样的分析，父亲很是认同。他说，当干部几十年，到头来我跟大先生扯个平手。

我并不完全同意父亲的判断。父亲哪里能跟大先生扯个平手，他当村高干几十年，哪里有不得罪人的，即使按百分之八十的支持率，那不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反对不是？大先生就不同了，他几乎获得百分之百的

支持率。这样的对比分析我没敢当着父亲说，我怕伤他的自尊。

村上唯一不信服大先生的是他大哥，我们都管他叫二先生。二先生是本分的农民，人聪明，万事不求人。1984年农村刚开始实行撤销人民公社，把土地分到个人时，他就第一个报名。当时大先生与二先生还没分家，大先生说你急啥，我看土地归集体管挺好。二先生说你一个人过日子，俩肩膀扛一个脑袋，有口饭吃就行。大先生说，你从小就能算计，我看你就像小二黑结婚里边的二诸葛。你不用打你的小算盘，土地分开后咱们分家，我这几亩地你愿意要你就要，给我点口粮就行，不愿意要我把他转让出去。二先生说，你话不要说得太难听，我说过不管你的话吗？我只是想自己管好自己，再不愿被别人管制。以我的头脑，你的智慧，咱还养活不了一家人咋地？大先生说，你的想法我能不知道，我这个人过惯了闲人的日子，我把土地交给你，但我不管种。二先生说，就依你。

大先生说的有口饭吃就行不是随便说的。那话你得当真听。大先生是个忙人，除早晨在家吃饭，中午和晚上几乎都在别人家吃。在我离开家乡到城里工作的几年，听父亲说，大先生现在动静老大了，经常被外村人从家里接走，甚至连京城都有人来，有的还是大干部哩！我说好啊，看来大先生也懂得市场经济啦！父亲说，不要埋汰人家，他出去从来不收钱。

在农村，像大先生这样的人我见到过几位。他们虽然没正经读过多少书，但对中医、民俗、风水又有一定的心得。你就说大先生吧，他虽然没有中医的资质，可他开出的药方连同仁堂药店都接受。听我父亲说，小时候我得了哮喘，跑了三家医院都没治好，无奈，只好请教大先生。结果大先生给开了三剂药，服后就好了。我父亲问他方子是从哪弄来的，大先生笑而不答。

大先生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。他的饮食以素食为主，不嗜烟酒。关于女人，他历来主张敬而远之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从来不与女人开玩笑。我问过父亲，大先生从来没有结过婚吗？父亲说，四清的时候，从北大哲学系来了几个研究生，在村里帮助写村史，由于大先生掌握村里的情况比较详细，就让他协助几个学生一起写。一来二去，大先生和其中的一个女孩好上了。这事自然被其他同学看在眼里，恨在心上。不久，那

女孩就被调到北京延庆的一个山村里去了。从那以后，大先生仿佛被去了势，再也没有动过女人的心思。

至于出行，大先生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。没有自行车的年代，他情愿步行到北京城里的同仁堂药店或王府井书店去闲逛。后来有了自行车，他就一个人骑车去。大先生的自行车跟别人不同，每次回来，他都要用棉丝蘸机油擦了又擦，直到光圈照出人的影子，才小心翼翼地挂在墙壁上，用塑料布罩上。我父亲曾戏谑地对他说，你既然这么心疼车，我看你干脆别骑车了，让车骑你算了。大先生很认真地说，你这是误区，这车好比人的器官，你不能光让他拼命工作，而不注重保养，否则，它就回出毛病，不给你打工啦！

大先生的话就这么通俗而又不无道理。

我曾有幸跟大先生到同仁堂药店。那时我还是个毛头小伙，跟他去药店，主要是对那地方充满好奇。开始说好，我只跟着去拿药，不能多说话。等真的到了药店，他不但不让我说话，还不许我跟他身后，只是捡一块空地，让我在那儿老实地等着。究竟他进去跟柜台抓药的说了些什么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我觉得我被他戏弄了。回来的路上，我提着几包药越想越不对劲，于是在公交车站赌气地把药放在地上，对他说：你为什么不让我跟抓药的说话？大先生笑着说，你又不是医生，人家凭什么跟你说话。我说，你也不是正经的中医，你连执照都没有！大先生说，我没有什么不重要，可药店信我的不信你。我说，你这里肯定有秘密，总有一天我会识破你。

我在大先生的眼里始终是个孩子。等他终于对我有了新的认识，是父亲将我发表在《丑小鸭》杂志上的小说给他看过以后。据大先生说，在我们这个十里八村，从新中国成立后我是唯一一个在报刊发表文章的人。他觉得这不是一件小事。他甚至觉得，我的崛起，今后必然要代替他在村民中的位置。从那以后，他再见到我，心理明显就多了些谨慎。他每每到家里串门儿，也总希望跟我多探讨一些社会上的事。这个时候，我渐渐感到他的知识已经有些吃力。可我从来不正面否定他。我知道他多么希望我同他谈得来。

我应该感谢大先生。在我父亲从村高干的岗位上退下来，略感到失落的时候，是大先生给了他精神上的愉悦。村上人议论说，能跟大先生

相提并论的人，只有老书记。当然也有说能与老书记相提并论的人，只有大先生。而对于我，村里人只是远远地望着，我想跟他们亲近起来，他们好像很难接受。我知道，他们把我当做所谓的知识分子了。

进入新世纪，农村竞相搞起了城镇化。几年间，公园、绿地一下子就铺到家门口，社区医院也建到了村上。这使大先生很紧张。他曾问过我，你说我多年研究的中医还有用没有？我说有啊。不论西医有多么便捷，实用，但有些病还得用中医来解决。不过，您研究的这些偏方、验方，要结合当地的地域环境、人体特点进行总结。有些方子，在这个地区这个人群适应，换个地方就不一定。人的个体差异很大。我建议他把多年的经验整理出来，出一本书，那可是对当地人的一大贡献啊！大先生说，出书我到不敢想，我把那些用过的方子都抄在一个本子上，有时间你给看看。我说，我又不真懂中医，不过我可以帮您找个专家看看。说不定您这里还真有旷世奇方呢！大先生连连摆手，说笑煞老朽哩！

大先生的传奇故事很多。

八十年代初，我们家里翻建新房。那时，随着农村劳动力纷纷进城务工，村里已经很少有正经的瓦木匠。像建房这样的事，一般都请河北廊坊一带的人去干。给我们家建房的是一帮三河县的民工。其中，有个叫小栓子的人。小栓子并不小，二十三岁，个头不高，圆头圆眼，跟一姓于的师傅学木匠。我妈对人忒热情，只几天的工夫就跟民工们搞得火热。小栓子人老实，寡言寡语，跟我哥哥年龄差不多。一天中午吃饭，小栓子由于收工晚了点，等吃饭时菜盆已经见了底，我妈便单独给他炒了两个菜。小栓子很感动，对我妈说您心眼儿真好，跟我妈似的。我妈说，你这孩子真会说话，你跟我儿子差多少，你要是真愿意，你就给我做干儿子吧。我妈本是一句玩笑话，想不到小栓子当了真，他扑通一声跪下，连给我妈磕了三个响头，说从今以后，我就是您的儿了。我妈本无心接受，谁料小栓子的师傅正走到近前，看到这情景，就对我妈说，这回小栓子可有福了。他妈死得早，打十五六岁就跟我学徒，满世界地跑，冷一口热一口的，也没个准头。我妈向来吃顺不吃戗，小栓子师傅这样一来，她只好答应下来。至于我，从心眼儿里不乐意，这都是哪跟哪啊！打这天以后，每到吃饭的时候，我妈就决定让小栓子到我们家里吃。听着妈的吩咐——“叫你栓子哥过来吃饭”，我从心里真是烦啊！

有几次，我故意走路磨蹭，等吃过饭才告诉小栓子。害得我妈叨唠个没完。实在忍受不了，我就质问我妈：您不要搞错，我才是您真正的儿子！

房子建到一半时，一天早晨我妈没见小栓子过来，就让我到工棚看看。民工们都出工了，只有做饭的师傅在灶屋准备午饭。我问师傅看见小栓子了吗？师傅说你怎么叫他小栓子不叫他栓子哥呢？我没好气地回答，我就叫他小栓子，你想怎么样！小栓子在吗？师傅见我很生气，不情愿地说，在棚子里睡觉呢！你自己看去吧。我走进工棚，里边除了发霉的稻草味就是烟味。在靠里边的角落里，小栓子蜷着身子呼呼大睡，我不由提了提嗓子，叫道：嘿，该起啦，我妈叫你吃饭呢！小栓子似乎没听见，依然大睡。我只好走到他的近前，用脚蹬蹬他的屁股，再次叫道：嘿，该起啦，我妈叫你吃饭呢！这次小栓子听到了，但有气无力地说，我头疼，不想吃，你回去吧。说完，他又睡去了。看来，小栓子生病了。

回到家里，我对我妈说小栓子生病了。我妈问，他吃药没？我说不知道。我妈说一会儿她要买中午的饭菜，让我拿几片发汗药给小栓子送过去。我在抽屉里找半天没找到，想想小栓子呼呼大睡的样子，便决定不给他送了。

谁料，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，做饭的民工师傅慌慌张张地跑了来，一进门就问我我妈在家吗？我问什么事这样急，师傅说快让你妈回来找大夫，小栓子烧得直说胡话。我一听，心里也有些毛，便急着上后街卖菜点找我妈。妈听我说小栓子病重了，就问我刚才送药没有，我说找了半天没有啊！妈就很生气，说没有你倒是跟我说呀，你看你多耽误事。她随即将买得的蔬菜往我身上一推说，你把菜抱回家，我麻利去找大先生去。

还好，正赶上大先生在家。他随手拿了一个针盒，边走边对我妈说，不急，不急，没有什么大病。我把菜放回家，几乎跟大先生一前一后走到民工工棚的。进得屋来，大先生深吸了一口气，说这屋里空气不好，而且有股邪气，必须通风。他走到小栓子身前，弯腰号号脉，又摸了摸额头，对我妈说，这孩子急火攻心，又受了风寒，所以才发烧。我妈问好治吗？大先生没有直接回答，示意我们都出去，然后叫做饭的师傅拿一把手电筒，接一盆冷水过来，说，没有他的话，任何人都不许进来。

我妈和做饭的师傅很听大先生的话，站在工棚外静静地等着。我几

次想隔着帘子往里看，都被我妈制止了。我问为什么，我妈说大先生通神，他治病很少让人看的。如果人看了，药就不灵了。我才不相信妈说的话。我借故说撒尿，绕到工棚后边，从一条裂缝处我偷偷往里瞧，这一瞧不要紧，着实吓我一跳，只见大先生张开右手，在小栓子的脸前来转去，嘴里不停地叨道着什么。过了一分多钟，他又用毛巾蘸着冷水在小栓子脸上擦了擦，紧接着从腰里拔出一根针，先在小栓子的额头啐了一口唾沫，然后将一寸长的大针扎进去，瞬时有一股黑色的血液流出。这时，我已经看得有些发呆，可大先生却若无其事地坐在一把破椅子上歇息。大约过了两分钟，大先生将大针从额头拔出，用清水把血迹擦干，又将手张开，在小栓子的脸前来转去，嘴巴同样念念有词。一切都完了，他才走出工棚，对我母亲说，没事了。

小栓子真的没事了。大先生真的通神哩！后来我把看到的一切说给我妈听，她说，你知道就可以了，千万别再说给其他人听。这件事我一直守口如瓶坚持了好多年。多年以后，当我对医学稍微有了一点研究，我才对大先生说你的一些土办法，其实有的是符合中医的原理呢！比如放血。韩国人对此更为精通。但也有近乎于巫的东西。大先生说，你说得不错，巫医巫医，先有巫后有医。古代没有专门的医生，人们生了病，只能找巫师看。巫师大部分是装神弄鬼的，可也有懂得医术的，他们把民间治病的方法加以总结，形成经验，于是就有了验方。久而久之，就形成了独立的医学科学。至于那些巫的成分，就逐渐被人们所忘记。有的则转化成民俗。

大先生不愧是大先生，其说出的话绝不是乡间老农所能说出的。如果不是时代家庭所致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中医。我为我的乡邻里能出来这样一位闲士而倍感荣幸。

大先生也有尴尬之事。当然，说其荒唐也不为过。记得有位慕名而来的城里人，来村里找大先生看精神病。这个人很怪，起的名字也怪，叫马上。他来大先生家多次，总说他不是他妈亲生的。其理由是他们家弟兄姐妹五个，唯独他没有考上大学。他妈说他那年赶上生育高峰，大学录取的比例是十二比一，不像后来的八比一，五比一，更不像现在的三比一，二比一，以至是只要肯花钱，还可以上民办大学。但马上不相信，他说凭他的智慧完全可以考北大清华，所以考不上，主要是生命基

因里有什么东西在作怪。马上妈说，你学习不努力，怨不得别人，更怨不得我。马上不服，就私下里找算命先生查找原因。算命先生说，马上很聪明，命里注定能上大学，考不上的原因是他出生时属偏得。马上问何谓偏得，算命先生说偏得就是不属正常出生。马上回家问他妈，他妈说算命先生说得不错，马上出生时正赶上冬天，由于天黑路滑，他妈下夜班摔个跟头，结果马上才八个半月就来到人世间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马上父亲才给他起了这么个怪名字。对于当妈的解释，马上认为有一定道理，但他心里一直觉得他跟这个家庭有些不同的地方。时间长了，马上在心里就留下病根儿。在家里，人们稍微背他说点事，或者大家在一起说笑，他当即就会发怒，咆哮，甚至是撕心裂肺地大哭。马上妈知道孩子得了精神病，四处求医，可治疗效果都不明显。

马上来找大先生是通过一位当年在村里插队的知青介绍的。这个知青我认识，过去没少到我们家串门。我父亲问大先生，这孩子的病能治吗？大先生说，病能生，就能治，关键看医生与病人的机缘。我父亲说，你别说得那么玄，能治就是能治，不能治就明确告诉人家。大先生说，我有把握。我父亲说，有把握就好。

马上妈陪孩子来村上，先找到我父亲，再由我父亲带着找到大先生。大先生看着马上妈有些眼熟，就问你是第一次来村上吗？马上妈说这个地区她四十年前来过，时间不长，她后来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大先生说你不记得我了，你不是人大哲学系的高才生吗？当年我跟你们一起还写过村史呢！马上妈听罢一怔，不由上下打量起大先生，半天才追寻起过去的记忆，说，你是哪个——谁，你跟我们那个女同学还那什么——大先生连忙摆摆手说，不提也罢，不提也罢。马上妈也觉得再提过去的事有些不妥，就说，我觉得到这个村有些熟悉呢，你们村是不是改名了？我父亲说，当时为了紧跟形势，将于黑庄改名为红庄，现在又叫于黑庄，你当然记不住了。马上妈也应和着，是呀是呀，不过村史里好像提到过这些，几十年过去，是有些模糊了。

既然是如此特殊的关系，大先生看起病来就格外努力。他几乎把马上家的情况问个底朝天，顺便还问了昔日跟他相好的那个女同学的情况。马上妈告诉他，那个女同学是安徽人，毕业后就回安徽老家了。开始在一所大学当老师，“文革”中因家庭成分高受了连累，被下放到农村改

造。“文革”后到一所县中学当老师，有一段短暂婚姻，后来就跟同学很少联系了。大先生听后，心里酸酸地，手脚有些冰凉，直冰得马上直喊：冷！冷！马上妈不知其中的奥妙，就问大先生孩子的病咋样？大先生说，这孩子的病不轻，有些年了，也就是遇到我，不然真的没救了。马上妈问，依你这么说孩子还有救？大先生说有，不过你得配合我。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你从心里必须相信我这么做一定能治好孩子的病。马上妈说，只要能治好孩子的病，你让我咋地都行啊！

真有大先生的。几天后的星期六早晨，他让二先生的二闺女，也就是他的侄女小红找来二十几个高中同学，相约到村里来拍一个电视专题片。主题是因病辍学的男生马上不畏艰难，经过自学，考上了北京大学。在村里补拍的是马上参加高考的一幕。说白了，就是让小红和她的同学做背景，做群众演员，圆马上一个上大学的一个梦。地点选在村文化站。在考试前，先将文化站门口的拍子摘掉，换成某某年度某某中学第几考场，并且在每张桌子的右上角还规矩的贴上准考证号码。然后，将小红复习用的历年高考试卷找出几张，煞有介事地按照从前往后传，传到坐在倒数第二个的马上手里。监考人自然是大先生。考试时间，也就是二十分钟。在答卷过程中，每个同学表情异常严肃。马上更是严肃，他的笔不停地在卷子上写“马上，北京大学”。写累了，似乎又想起什么，于是写道：“此刻，太阳出来了，我们又可以追赶太阳了。”看着马上所写内容，大先生不由朝窗外看了看，只见一轮红日正照在八九点钟的窗棂上，金灿灿的。大先生心里琢磨，刚才还是阴天，太阳刚一出来，马上就能描写，看来这孩子真的有救哩！

考完试，小红的同学每个人领了二十块钱兴高采烈地走了。马上也很高兴，他觉得这次他真的可以考上北京大学了。大先生拿着桌上的卷子给马上妈看，说别看马上没写别的，但从他写的那几句话，他断定马上还是可以恢复记忆恢复常态的。马上妈说，好啊好啊，想不到你这招还挺灵。大先生说，也不是我灵，书上说这叫心理暗示。

大先生和马上妈母子约定一周后来取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。大先生没去过北京大学，也没见过北京大学那四个手书的字体样子，他思来想去就通过我父亲找到我，意思让我帮着刻一枚章，字迹要和北京大学的一样。我说这可是违法的啊。大先生说，违法的事我知道，可我不说你

不说谁也不知道，但对于马上就不一样了，这孩子说不定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精神病就真的好了。那样的话，你可积了大德了。我先替马上母子给你磕头啦！我说，如果真能有这么神奇，干脆我到北京大学南门找一个提包公司，花几百块钱给马上买一张仿制的北京大学毕业证，那不更有效吗？！大先生说好着哩！我替马上母子再给你磕个头！

然而，还不等我办这两个事，我父亲就打来电话说这事不办了。父亲说，马上妈回去第二天，不知道听说儿子的病很快就好了高兴，还是其他什么诱因，马上妈突然得了精神病，已经被送到北京安定医院。人家马上的兄妹来村里找大先生，问他最近给马上母子用过什么药，使用过什么法术，尽管大先生对答如流，可人家还是十分恼火，临走说如果他妈的病治不好，他们就到卫生局告大先生非法行医。大先生一害怕，躲到远处的亲戚家了。估计等事情过后才能回来。我想，此时的大先生一定很后悔，当初不听我父亲的话，正式到村里医务室上班。

其实，大先生的担心也是多余的。凭他对马上母子的做法，也还谈不上非法行医，不过有些搞笑罢了。一个月后，跟父亲联系的那个城里知青给父亲来电话说，马上妈娘家有精神病史，过去也犯过，只是没有那么严重。至于马上的病，也肯定与此有关。所以，这病就不麻烦大先生了。我父亲说，大先生给吓毛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知青说，您受累给找回来吧。从心里我们还是信服他的。

大先生当然要回来的。只是别人问他这段时间到哪里仙游去了，他说去孙思邈老家转了一圈。有人问，这回怕是得到医圣的真传了吧？大先生摇摇手，道：不敢不敢，略有心得而已。

没过多日，这事就被人们忘得九霄云散了。大先生该怎样过闲人的日子还怎样过，跟以往不同的是，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少。我偶尔回到家中，常见他跟父亲聊戏说古。说到兴处，他们竟然还学着戏里的样子唱上几句，虽不标准，但是可以满足他们的快活。我打心眼儿里为他们高兴。

我最后一次见到大先生是由于父亲的病。那是上世纪最后一年的初冬。北京的冬天虽然比不得东北那么寒冷，但空气非常干燥。很多南方人初来北京，常因北京的干燥而嘴角干裂起泡。久居北京的人，这时节就想办法多吃大白菜、萝卜。父亲这一年退居二线，心理或许有些不适

应，火气自然上升。一天深夜，熟睡的父亲突然感到鼻头一热，一股鲜血流了出来。父亲认为上火了，便撕了一张卫生纸揉成团堵上。可没过一分钟，鲜血洒过纸团，流到嘴唇上。父亲于是又撕下一张纸，刚堵上，马上又洒出来。如此进行了七八次，都没止住。无奈，他到院里接来一盆凉水，不停地往脸上喷，结果，血水把脸盆都染红了，还是无济于事。见此情景，父亲只得叫醒我母亲，让她去请大先生。大先生听说我父亲鼻子出血了，二话不说，趿拉着鞋子就跑过来。看者我父亲痛苦的样子，他很镇静地说，没有大事，接着他取出药盒里的大针，冲着窗外东南方向嘟囔了一阵，然后在我父亲的额头吐了口唾沫，猛地将针扎了进去。这样的情形，尽管过去我母亲也看过几次，但这次还是刺激了她一下。她不由心里嘀咕起来，这能行吗？如果不行怎么办？最好还是打电话让儿子回来吧。

母亲给我打电话时已是凌晨五点。其时我正在熟睡，突然的电话声把我惊醒。自从在城里居住后，对于家里的电话，我非常敏感。父母年龄毕竟大了，谁知道哪天会有什么大病临头。在以前，我曾有过几次半夜回家的经历。我知道，对于父母，他们是很心疼我的。如果不遇到非常艰难的事情，他们是从不深夜给我打电话的。我对父母多次说过，只要身体不舒服，不要硬扛着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一定要给我打电话。

母亲说，你回来吧。你爸爸鼻子出血不止。我告诉母亲，别慌，我知道哪几家医院擅长治疗鼻子出血。几年前，我采访过一位企业家，他曾经得过类似的毛病，一连去了几家大医院都没看好，最后在郊区的一家县医院只花了九块钱就治好了。

我赶到家，天已经快亮了。只见父亲仰躺在床上，左臂高高扬起，鼻孔里塞着一团染红的棉花。他的双脚光光的，脚心用捣烂的大蒜糊着，屋里弥漫着浓浓的蒜汁味。大先生坐在沙发上，说他已经使出看家本领了。我明白大先生的意思，我必须赶紧想办法。我对送我来的小区黑车司机说，跟我到县医院吧。

从家到县医院只用四十分钟的时间。正如我所料，父亲出鼻血，主要原因是鼻腔里的一根较粗的毛细血管断开了。医院耳鼻喉科的大夫趁我去缴费的工夫，用一焊接的工具几下就把血止住了。父亲感慨地说，神了，大先生忙乎一晚上都没解决的问题，医院几分钟就解决了。看来